

陶行知教育名篇

陶
行
知

方明 编

TAOXINGZHI JIAOYU MINGPIAN

教育科学出版社

陶行知教育名篇

方明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责任编辑 樊慧英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行知教育名篇/方明编.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1 (2005.10 重印)

ISBN 7-5041-3054-0

I. 陶... II. 方... III. 陶行知(1891~1946) -
教育学 - 著作 IV. G 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594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49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286 千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24.90 元

印 数 15 001—19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一

陶行知是“五四”前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旗手，他既反对“老八股”教育，又反对“洋八股”教育，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1927年他在南京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辟了一条改造中国教育的新路，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使教育贴近人民大众，参与社会生活，提高学生的文化和科学水平，立志做第一流的人物，“不能舍身试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生活教育”学说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富有时代特色，受到进步教师和劳苦群众的欢迎，引起了世界教育家的注目。

陶行知所研究和实验的教育问题，直到今天，仍感到很中肯，很新鲜，仍有进行试验的价值。这一方面说明陶行知视野的宽广，研究问题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界旧习惯势力之大，老教育观念改变之难。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伪知识’阶级”等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和事实，经过八十多年的考验，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生活教育”学说在全国各地有了新的发展。过去,陶行知在改造乡村教育时强调“教育与农业携手”,现在,安徽正发展为“农科技结合”,浙江、山西发展为“科技兴农”、“科技兴村”,全国是“科教兴国”。过去,陶行知曾批判“应试教育”和“杀人的会考”,现在,“把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已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在上海、浙江、安徽和山西等省运用陶行知思想搞“创造教育”的试验活动也取得良好的成果。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发展,“生活教育”学说也必然要向前发展,为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发挥它的理论导向作用。

我们之所以编《陶行知教育名篇》,是为了提供一个陶行知著作的普及性读本,从而让陶行知的学说广为人知,深入人心;为了把陶行知所做的探索在全国更深入下去,推广开来,让他的理论和经验为现在的教育改革服务。

以陶行知先生为
楷模培育真善美的一
代新人作贡献



朱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2004年12月

序二

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

中国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各类协会好像已有数十家。有那么多人都在研究他，陶公地下有知，当有所感动。

不幸的是，据笔者调查，大面积的中小学教师只知陶公其人，未知陶公其说，更别说把陶公的教育思想付诸教育实践，继而有所发展了。一个没有读过陶行知的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做教师呢？

陶公作为一名留洋的教育家，在深刻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教育学说，既强调了教育的现实功能，又关注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他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教育血液的重要成分。

但不幸的是，陶行知正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远去或走样。他正在被过分的学术化所矫饰，正被圈定在研究所和某些学会的电脑或纸上，供研究者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而服务着；而外面的教育行为正在变本加厉

地背叛他。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孩子们进入学校似乎就像进入了舞台，把自己装扮起来，做一个老师喜欢的好孩子。他们表演着，如鹦鹉般说着台词；就是他们的作文，也在矫揉造作地抒发着不知谁心中的感情。真？多么遥远的字眼啊。

陶公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合一”，这些观点似乎也是现在新课程改革所大力提倡的。但推行起来非常艰难，为什么？因为教学生学难于简单地灌输教法，需费大力气学习、思考，要花费数倍的精力去备课。因为没有固定的模式，所以课堂上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太费劲了。可笑的是一些优秀教师的公开课，几乎是表演课，让一些“差学生”留下，因为他们“不配合”老师的表演。陶公地下有知，当为之泣血。

他极力反对的“杀人的会考”，现在已发展到登峰造极历史空前世界第一。过分的考试“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这把会考的大刀是不可糊里糊涂地乱舞了”。但，考试却成了当今学校的主题和灵魂。

陶公高举“教育即生活”的大旗，主张远离生活的教育是伪教育，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是伪知识。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教学脱离生活已越来越远。孩子们一

心只读“圣贤书”，哪管世间有五谷，更莫管什么“知行合一”之类的过时聒噪。因为一旦“行动”，恐怕“成绩”就要下来，就要挨众人的批评。

陶公的文章可与白居易的诗相媲美，稍有识字，即可畅读无碍。即使目不识丁，听了也可理解。他难道不会写“高深的”文章吗？他学贯中西，如此为文，就是为了让别人读懂，为了贴近教育生活实际，方便指导人去做事。

董必武有诗曰：“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圣人，我们当踏着他为我们修筑的阶梯继续攀登，而不是消闲地站在山下袖手观山，望山而拜。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不读陶行知，不去积极实践陶行知，那几乎还没有触及到中国教育的实质，如盲人摸象，又如沙地建楼，岂不误人误国？

其实，我们过于功利地学习陶公的教学法，并不是“善之善者也”。他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才是陶公精神的本源，没有这些精神，所有的教学法都是苍白的。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部主任
全国教师用书发行协作会理事长

张五华

2005年1月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教学合一	(1)
第一流的教育家	(4)
新教育	(6)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16)
教育者之机会与责任	(25)
教育与科学方法	(32)
学问之要素	
——答程仲沂先生的信	(37)
社会改造之出发点	(38)
预备钢头碰铁钉	
——给吴立邦小朋友的信	(40)
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	
——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	(43)
师生共生活	
——给姚文采弟的信	(48)
平民教育概论	(50)
学生的精神	(62)

整个的校长	(65)
学做一个人	(67)
我之学校观	(70)
我们的信条	(73)
无锡小学之新生命	
——开原乡立第一小学一日生活记	(75)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85)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	(88)
教育改进	(94)
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	
——答石民佣等的信	(101)
如何引导学生努力求学	
——给正之先生的信	(103)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致王琳	(105)
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	
——给全体同学的信	(107)
行是知之始	(109)
从野人生活出发	(112)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	(114)
如何教农民出头	(117)
“伪知识”阶级	(120)
教学做合一	(132)
在劳力上劳心	(135)
以教人者教己	(138)
答朱端琰之问	(140)
生活即教育	(152)

儿童用书选择标准	(161)
师范生的第一变——变个孙悟空	(165)
师范生的第二变——变个小孩子	(170)
送科学丛书	(174)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	(175)
注重养生而不杀生	
——致郑先文	(190)
儿童科学教育	(192)
国难与教育	(201)
从教育上谋国难的出路	
——手脑并用	(203)
创造的教育	(207)
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致潘一尘	(217)
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	(219)
教育的新生	(222)
读书与用书	(226)
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	(231)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233)
生活教育之特质	(238)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242)
每天四问	(283)
致育才之友书	(294)
育才十字诀	(299)
育才二十三常能	(302)
创造宣言	(305)
民主的儿童节	(310)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312)
创造的儿童教育	(321)
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	(328)
民主	(333)
民主教育	(335)
民主教育之普及	(337)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340)
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	(347)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350)
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354)
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	(362)
评陈著之《家庭教育》	
——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366)
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	(370)
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	(374)
幼稚园之新大陆	
——工厂与农村	(381)
平等与自由	(383)
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	(386)
社会大学颂	(389)

教学合一^①

现在的人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叫他所做的事体为教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些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将教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分三种：第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之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不像从前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他拿书本来配学生了。他不但是要拿书本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这种办法，果然比第一种好得多，然而学生还是在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

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何必又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那么，先生究竟应该怎样才好？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教学生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得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办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一切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所以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方面也就能乐学了。所以怎样学就须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

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现在教育界的通病，就是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看他书房里书架上所摆设的，无非是从前读过的几本旧教科书；就是这几本书，也还未必去温习的，何况乎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呢？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这也是教学分离的流弊。那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②先生（F. Paulsen）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这不但是教诲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畅快事体。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那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得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为一。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三个理由。

总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是教学合一的三种理由。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有了这样的联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方法找那无价的新理了。

①本篇发表在《世界教育新思潮》。原载于1919年2月24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1号。

②包尔孙：即包尔生（1846—1908），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著有《伦理学体系》。

第一流的教育家^①

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

（一）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大惊小怪。如同小孩子见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

（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从前的秀才以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久而久之，“不出门”就变做“不敢出门”了。我们现在的学子，还没有解脱这种风气，试将各学校的

《同学录》拿来一看，毕业生多半是在本地服务，那在外省服务的，已经不可多得，边疆更不必说了。一般有志办学的人，也专门在有学校的地方凑热闹，把那边疆和内地的教育，都置之度外。推原其故，只有一个病根，这病根就是怕。怕难，怕苦，怕孤，怕死，就好好的埋没了一生。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这些地方的教育究竟是谁的责任？我们要晓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的都给它打开。这又是何等的魄力！有这种魄力的人，也不愧受我们崇拜。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大丈夫不能舍身试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岂宜随便过去！但是这种人才，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现？究竟要由什么学校造就？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养成？可算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①本篇发表于1919年4月21日的《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9号。蒋梦麟先生有如下评语：“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提起来。这种话我久不听见了，可算是教育界的福音。”